

孫犁文集

四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摄于天津寓所

文艺学习
新版题记

这次印刷，虽说是新版，实际上只是恢复了本书的旧面貌。五四年

秋天，
年吧，这本书第一次经油印成铅印，是那时设在

镜阳的^书这半新华书店出版的。当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把这本书开头四诗和末尾一诗~~删~~删掉了，以^在改名为「文艺学习」。

海几次印刷，改名为「文艺学习」，都是根据的这个删本。别

的地方翻印，也是根据这个删本。这个删本，虽然一开头

一九四〇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	158
接受遗产问题·····	161
谈诗的语言·····	165
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167
怎样体验生活?·····	171
和下乡同志们的通信·····	185
看过《王秀鸾》·····	191
说书·····	197
介绍《时事传》·····	206
谈工厂文艺·····	209
怎样认识生活·····	212
怎样阅读小说·····	217
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	221
怎样认识解放区文学的内容和主题·····	224
略谈下厂·····	227
关于生活报告·····	230
“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	232
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	235
捍卫祖国的任务·····	237
祝一九五一年的创作·····	239
关于文艺作品的“生活”问题·····	243
领会和收获·····	245
论切实·····	252
论培养·····	262
论情节·····	268
论风格·····	273

人民性和战斗性·····	411
鲁迅的小说·····	415
全面的进修·····	423
苏联文学怎样教育了我们·····	428
迎法捷耶夫·····	431
马雅可夫斯基·····	433
托尔斯泰·····	436
果戈理·····	439
契诃夫·····	444
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	450
《亲家》·····	454
《腹地》·····	456
红杨树和曼晴的诗·····	463
《郝家俭卖布》·····	466
从小说《小军和小彦》看农村婚姻·····	469
《作画》·····	472
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	476
读作品记（一）·····	478
读作品记（二）·····	483
读作品记（三）·····	488
读作品记（四）·····	493
读作品记（五）·····	497
读作品记（六）·····	502

的人物，于是永远把眼睛望着天上，是很有害的现象。高喊着文学大众化，而自己实际退缩到新的象牙之塔里去，是最丢脸的行为。

冀中区《冀中一日》的写作，是一次集体的文学运动，真正大众的文学运动。这个运动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作家。从这些作品里，使人们的眼界大大放宽了，充实了文学理论的实践内容。从下层发动文学运动，用集体的方式是可能而有效的。

这样的文学事业是真正有价值、有前途的新的文学事业，和人民的一切用集体方式完成的事业一样。因为，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它显着幼稚，对那些大作家、大作品来说，好像是一圃新芽，但收获的时候是命定了要丰收的。因为这个文学事业的园地的耕耘、播种是集体农场式的，作品也是集体农场的农民、突击队的劳作。

人民的文学事业，需要在政治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完成。今天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文学事业在进步的文艺政策的指导下，会进行得更好，更有收获。不会浪费人力物力，使作家的想象力不会分散、损失，会纠正种种不良的倾向，使创作的意志集中起来。那些没有原则的主张文学事业特殊化，企图使文学脱离社会政策独立起来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些没有原则的主张“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过度的任意行为是错误的。因为文学到底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就像作家不能离开人类社会一样，是绝对的事实。如果文学事业没有个统一的方向，对于文学事业本身也是绝大的损害，那结果会使作者们萎缩了观察现实的能力，缩小了他们体验现实的范围，不去对现实作广泛的研究。兴之所至，玩起个人的小爱好，脱离现实，变成了个人

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要熟悉你的语言，像熟悉你的军队，一旦用兵，你就知道谁可以担任什么角色，连战连捷。写作，实际就是检阅你的军队，把那些无用的、在战场上不活跃分子，当场抹去他的名字，叫能行的来代替吧，所谓要慎重，就是指的这个。

你心里有了许多话，你要描写一件事，这件事老在你的心里打转，它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你拿语言把它送出来。那你就把它送出来吧，不要怕你的文字不“美”，言语不文。用花轿送出姑娘固然好看，初学写作好比穷人，把你的姑娘用牛车拉出去吧。只要文章的内容好，语言笨一些没关系——但记住这是说初写，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就好了：我可以永远用牛车往外送姑娘了。这样下去，会弄成车上已经不是姑娘而是粪草了。因为你对语言的工作不严肃，对文学事业你也一定失败无疑。所谓勇敢，是指用心考虑以后的勇敢。不过，有很多初学写作的人，忸忸怩怩，实在没有我们常说的“丑媳妇不怕见婆婆”那种勇敢精神了。

中国的文字装进字典也是很丰富的。如果一个作家把这些字，和生活结合起来，用思想连串起来，他就会翻江倒海，写下无尽休的作品，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语言，是很丰富的，是写作时取之不尽的源泉。如果一个作家真正认识了这些语言，充分掌握了它们，再注意那不断产生的新的词句、语法，他就会有了写作的神通，像我们猴哥一样，能度过写作的种种困难关口了。

根据我们的最有功绩的文学老师的说法，有如下性质的语言是文学上好的语言：（一）明确。（二）朴素。（三）简洁。

度，会影响他的语言。以上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在今天说是过时的了。因此，用这种语言来写东西，便不会收到反映现实的效果，这种语言是非常不明确不形象的。这样使他的语言不能透入到生活里面去。使他的语言简单、生硬，变成了公式。他遇见怎样动人的事，也要用这个方式来写了。至于这篇文章里，语言上其他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以上例举的两篇文章，我想起这件事：那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没有在旧社会里打过滚，也没有受过那些陈腐的地方新闻纪事的教育，在新一代的生活里，她抒发她那新一代的感情。从热情和生活的统一，她吐露自己的语言。这语言当然还是孩子话，但是在它的里面，是真的金玉，不是败絮；是真的热情，不是旁观的感慨。她的一切语言都是对生活的真正负责，都是可爱的质朴、单纯，不是卖弄文字，搪塞敷衍。

这样的语言，在今天的生活和要求里，有它的宽广的前途。而一切滥调，要在文学里淘汰出去。滥调完不成文学的任务。它常常把初学写作的人，从语言训练的正道上拉开，使他们讨懒，使他们忘记追求那明确、质朴、形象的语言。因此，也使他们忘记去深入地观察现实生活了。

四 口语和文学的语言

我们已经知道，语言是人民的创造物。文学家用这些语言写成了作品，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流行在口头的语言，照样搬到纸上去。大作家全是对人民口头的语言加一番功夫，才用来完成了自己的著作。所以当我们看一本文学名著的时候，会看出那些语言比人们口头上的语言更完整、简洁、美丽，更能表现

日”。尹肇同志的《儿子长大了》一文，在一段中间连用三个“虽然”。又例如这样的句子：“拾金不怕吃苦耐劳的作风（孟来玉）同志是警卫连的一个战士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好的。”

文学对语言的要求，是用最少的语言表现最多的事物和思想。我们现在正相反，拉着语言乱开玩笑，不知道珍贵它们。这样使语言罗嗦起来，干燥起来。使语言像长了疮疥一样，拖着没用的东西。因为不知道珍贵语言，便不能选择语言，于是便有这样没劲的叙述：“杜家村是在罗口据点东北八里路的不满二百户的不前进不落后的一个小村庄。”

在语言上发生这些毛病的原因，是我们不细心修改我们的稿子。稿子写完，不该便是交代了。像哪一个大作家说的，你应该把它放平，好好地医治它一番。你应该细细地审查它，看清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细微的地方，像看你的朋友的面貌、身段、动作一样。哪一点不合适，就修正了它，你不要对你的原稿怜悯，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涂改它，然后重新把它誊清。那你就看见它已经改穿了新的美丽的装束，引起你很大的乐趣和严肃的工作感情。

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劝初学写作的人脱离实际地研究修辞学或是国语文法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多读那些语言大师的著作吧。那些大师在语言工作上也许有所不同，有的质朴，有的华丽，有的本分，有的天才气。但全是努力得来的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都有教益。比如我们读鲁迅的《药》，就可以专在语言上研究一下，看看鲁迅怎样写了对话，怎样叙述描写。把对话语言研究一下，便会得到一次写对话的教育，把叙述所用的语言研究一下，便又得到一次叙述描写的教育。然后再总起来看。你不能再给它添一句，你也不能把它的语言构造，拆散

上练习，以后再遇见这个材料，他可以发展成一篇更好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记事，或者像作者说的“消息”，它不够一篇故事的资格。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消息”里，有几个重要的角色：丈夫，村妇救会主任，各个干部……也有个主角——那拖尾巴的媳妇。但作者没有塑造、打扮这些人物，在文章里没有一点描写。作者没有在概括的功夫上努力。

前面我们讲过，在好文学作品里，都有个“典型”人物，例如《阿Q正传》里的阿Q。作者写出了一个人物阿Q，但读者看见书里的阿Q，就想起社会上的许多阿Q和阿Q的故事。并且，假如那个读者虚心地想一想，还可以在自己的身体里，发现阿Q的血液和精神。这就是作者的概括的能力。他把社会上的许多阿Q的脾气、生活、习惯、言语、动作概括起来，表现在他作品里那个阿Q身上。鲁迅当时也许真见过一个阿Q，这个阿Q就是那么一副长相、性格和生活方式，并且拿了他做材料来写作成这篇东西。但是，我们研究一下，书里的阿Q，一定不是那个真阿Q的照相了，他和那个真阿Q有了距离，这个距离不是说他们不相同，或相反。而是书里这个阿Q，要比那真阿Q的“阿Q劲”更大，更鲜明，更完全，更动人了。

比如我们在社会上，常见到会精神胜利法的人，会安慰欺骗自己的人，欺软怕硬的人，排斥新东西的人，瞧不起自己的伙伴的人。不但常见到那些特别有这种脾气的人，而且在自己的脾气里，也常发现这些倾向。但我们在不读《阿Q正传》的时候，常常是模模糊糊，习而不察的。等一读《阿Q正传》，才好像听到一声雷，清清楚楚看出了这些坏脾气性格，受到了打击和教育。

因为在《阿Q正传》里，是用阿Q的活的动作、遭遇、见解，来把这种性格表现出来了。比如阿Q挨了打便一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就忘记了痛，也就洋洋得意起来。见了长虱子的王胡便骂毛虫，见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来，便“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在小尼姑脸上拧一把，再说一句浪荡话，别人又一喝彩，便像得意的上了天。自己叫“长凳”，别人叫“条凳”，便认为是不行。自己长癞疮，便不许别人说“光”、说“亮”字。特别瞧不起和自己一样穷的小D。

读者一看见阿Q这些事迹，也就组织起他脑筋里的记忆，对于社会里那些阿Q精神的记忆。而且有血性、正直感的人，便要改过克服。这就是“概括”的成绩和效果。

把许多阿Q概括成一个阿Q，把许多阿Q精神用一个阿Q的行动、见解表现出来。就是使书里的阿Q变成了一个阿Q公司的老板，身上像和尚的袈裟一样，挂满了左一块右一块的阿Q精神，没有了活的个性，和一些生活上、习惯上、见解上的特点吗？不是的。那样成不了一个活的人物，成不了典型。那会成为一种臃肿的、没灵魂的、空洞的木偶。

不错，我们写一个农村的雇工，要观察十个雇工；写一个新战士，要观察十个新战士。这样才能写好。但不是在观察了十个人以后，得出一个概念，便按照这概念来写成一个雇工或是新战士。许多大作家在创造典型的时候，是观察研究许多类似的人物，但他更精细地观察和研究了一个对象。他把这个对象，当作描写骨干，然后再去参考和他类似的人。这参考，是为的加强和丰富对那个人的描写。许多书里的人物，都有一个实在的人做对象的。

所以在创造典型人物这个工作上，第一当然要研究他的阶

边，给他做生活记录：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次大小便，夜晚有没有失眠等等。过去皇帝才有那样一个官职。

我们应该锻炼艺术的概括的能力。所谓概括，一方面就是使我们多去观察生活，一方面就是使我们展开故事，写活了人物。不多去观察，你怎能概括起来？既然观察得多了，你写起来，就会使故事丰富人物典型化了。

我们多去观察，练习概括，还会克服简单记录现实，不能选择材料，不能找出生活的意义的种种缺点。这些缺点习惯上可以叫做“自然主义”，也就是最陈腐、最拙笨的一种“写实”手法。

所谓概括，就是剔除那不必要的部分，加强那必要的部分。使你要表现的东西，更完全起来，凸现出来。使它感动人的力量更大，更深厚。

所谓概括，就是发见类似的生活里的共同特点，共同的意义，向前发展的共同的方向，把它们用最经济但最有力的方法表现出来。对人物也是一样。

有概括能力的人，对人物事件的描写，是简单的但是确定的。他描写一个人，他那描写就能紧贴在那个人的身上。在你的印象里，你不能把这些描写，弄到别一类人物上去，它们和这个人分割不开一丝一毫。但他的描写并不琐碎。

有概括能力的人，他写一种人、一件事，他就把那种人、那件事，最模范的、人们最容易看见、想起来的那些特点写出来。

有概括能力的人，能使他的故事，有变化起伏，紧张热烈，引人入胜。就是平常说的“故事性”很强。

我们这篇《拖尾巴的媳妇》，是没有经过概括的，所以便只能是一个“消息”。

假如吕吉考同志，不是这样写出来，而是观察了十个八个拖尾巴的媳妇，又详细考察了“这一个”拖尾巴的媳妇的生活，她的性格和相貌，她的文化的水平，政治的认识，她和她丈夫的感情样式，家庭里日常的生活情形，再考察了她的丈夫，和那个村妇教会主任，然后把这些现实的材料，概括组织成一篇故事。那它的趣味和效用，就远远超过这个“消息”了。

五 结 构（一）

我们的稿件里面，有许多还不能具备文章的章法。许多人不知道怎样开始他的文章和怎样结束他的文章。有的抱着写到哪里算哪里的态度，干脆随随便便。有的开头用力过猛，以后便气力不支，于是成为虎头蛇尾。但也有的到结尾时才风雨大作，罗罗嗦嗦成为老鼠拉木锨的样子。有的写着写着，忽然想起一个枝节，便一直写起这个枝节来，以致使枝桠超过了树干，宾主不分，原来想写的东西反而疏忽了。另外有一些稿件，记下作者当天的见闻，可是记得太零碎。早起出门，看见太阳升起来了，记下来；一到田野，看见农民耕作，记下来；一转身看见几个小学生唱着歌上学校去，又记下来；忽然远处一声炮响，又记下来……

最流行的“章法”是开头一段风景描写，中间记事，末了来一段独白的感奋的言辞。

一篇作品总得有个结构。作品的结构不单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也是内容的问题。因为一篇作品既是描写一个事件，那事件本身就具备一个进行的规律，一个存在的规模。作者抓住这个规律，写出这个规律，使它鲜明，便是作品的基本结构。好

结构，使故事情节紧张，刺激性大，帮助表达那内容。

许多同志写文章随随便便，不讲章法和结构，这是不肯用功的一种表现。应该经常研究一些名作的结构、章法和形式。

例如鲁迅的《孔乙己》的结构，是这样的。

在总的方面，这篇小说是一个“回忆”的形式。鲁迅回忆他在幼小时遇见这么一个人。所以在文章里，小伙计出面，站在一旁观察着这个人的一切。用这么一种格式，表现出这个人物。故事这样进行：

- 一、鲁镇酒店的格局。两种顾客。
- 二、小伙计自己在当时的处境。
- 三、想起孔乙己——人们对他的取笑。
- 四、插叙孔乙己的身世。
- 五、继续写人们对他的取笑。
- 六、小伙计和孔乙己的交接。
- 七、孔乙己和孩子们的交接。

八、关于孔乙己的一个小论断、小结束：“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九、中秋节前掌柜结账，想起孔乙己长久不来了。喝酒人说出孔乙己被打折了腿的事。

十、中秋过后，将近初冬，小伙计正合了眼坐着，孔乙己突然出现。当时的情形。

十一、自此以后，没看见孔乙己。

十二、结束故事：“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和学生在今日的关系。研究人民、军队和政府公务人员的关系，工农兵学商这些职业间关系，雇主和工人的关系，回民和汉民的关系，并且和过去的旧关系相比较。

在这些关系的转变里，文章可就多了。因为这些转变不是容易的，经过艰辛的斗争和教育。这些关系根深蒂固，把它们变了样子，这期间就包括了政治的领导，生活的改变，认识的进步等等推动的力量。同时这些事出在农村，出在家庭间，就又笨重、纠缠，花样头绪都很多，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家和一家就不同，这个人和那个人又有分别。比如父子间的关系的改变，你调查一个间，便会有种种不同材料。

而且，这些关系还没有完全改变好，正在进行，正在斗争。一件事只有在它进行中，变化才多，内容才丰富奇妙，道路也才曲折。这和一个人走路一样，在旅途你遇见和想象的东西，是比停留下来多的。

从一种关系，比如夫妻婆媳的新关系，就可写出无数有趣的作品。例如在《冀中一日》第四辑，我们便有《婆婆会》和《小翠也自由了》。再如女子有继承权又带来许多新鲜的故事。

新现实里第四引人注目的是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人们的新的生活和认识，变化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伦理和道德观念。比如在今天，人民认识了风水、吉日、神仙、卜筮的无用。改正了婚丧嫁娶的累赘、浪费、侮辱人格的举动。连许多老年人都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的办法合理。那些风鉴先生、礼宾、吹鼓手、和尚、尼姑、巫婆、算卦的瞎子，都感到自己要不行业便落后了。正在我写文章的时候，房东老太太家里，来了一个以前号称能驾云的“老香头”。见一个抗日人员在屋里，他感到了很大的威胁，谈话和神情都不自然。不

对面正有自卫队训练班上课，教员好像只是一个农民，多识几个字。但他很能讲书，他能用旧事物比方新事物，用农民习惯的道理解释游击战的情形。他又利用一切说书人和旧戏的语言的组织、叙述的方式，使他说明的情节更明显详尽。这是语言的一种发展形式。

另有，因为各种新生活，新工作，新运动，使乡村人民学会了许多新字眼，新的术语。例如统一累进税，选举，爆炸运动等等里面的术语，从政治课、报纸、通俗的哲学书学来的字眼等等。这些，常挂在人民的口头上，但他们有一套运用的方式，有时生硬，可有时非常切实，并且各个人又有不同。部队也一样，战士学会许多作战的术语，工兵和骑兵又有他们特殊的许多用语。各种行业、工厂的人员又都有他们的用语，或是新产生的语言。

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小学生批评他老师好关起门来教歌，为的在比赛时一鸣惊人说：“他什么都好门罗着。”在逃难的时候，一个女人问她的伙伴说：“你那脸为什么那样黄，一点血色也没有，血也躲情况去了吗？”一个老人谈起他村一个好干部的时候说：“那真是泥里水里也不脱鞋（妥协）的手！”另外听见过这样的对话：

“他的水儿（文化水儿，即文化水平之再简称）怎样？”

“水儿？够不着底——”老人浅笑着回答，“可惜这几年淤浅啦！”

他们是在谈论一个村里的知识分子，这话活画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落后和没落来。

群众很能运用和创造语言。此外也流行一些似是而非，或

是似非而是的新字眼，还有经过改变和“谑化”的新字眼。

在作品里，写人物的对话，我们要参考人民口头上这些新词。

文学工作者要随时注意这些新现象。在现实生活里，这些东西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整体。要想表现这个新现实，对它们是缺一不可。它们交织成我们写作的新题材，足以发挥我们的新主题。有时一个小的新现象，但它表现一个大的意义。例如有一篇故事记一个孩子不肯领着新姐夫去“巡礼”（拜年），就代表冀中新儿童思想上的锻炼成果。

但我们强调新的，主张多表现新的，肯定和发展新的，并不就是忽视旧的忘记旧的。要从新的看到残余的旧的，从今天想起昨天。因为今天在社会里，并不是一切都新都变好了，而新旧正在斗争，不过新的有了雄厚的基础，占着上风头，足以渐渐改变消除那些旧的现象罢了。我们仍要从斗争的观点着眼，取材。因为就是多新的人物，离开他旧日的生活，也不过四五年工夫，而在他身边的，还有许多顽固不化的人和环境，有不过十里二十里敌人烧杀、欺骗的生活。有许多旧事物、人物心理，在改变着形式对新的破坏、妨碍。例如破除迷信一事，在乡村确还有许多迷信行为和“职业家”，许多信男信女在夜晚焚香跪拜。主张育婴保健，也确有女人用搭席棚的弯针刺下胎儿。旧东西越在新的打击下，越采取了潜伏阴毒的方式。再比如，在我们的小学教育里，也许还有像鲁迅那篇《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教书看女学生，下课打牌喝酒。乡村也许还有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那类人欺负寡妇，也许还有七大人强迫婚嫁。也许还有《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那样的作家，纠缠在家庭琐事里，白菜，劈柴，孩子，老婆，写不成作品……